

大乘起信論講記

(一十)

敏智法師講
大成居士筆錄

「計我我所」。內計有我，外計有我所，我指色身，我所對境而言。此物係我所有，就是我所。我指正報，我所指依報。一切衆生以第七識執第八識爲我，有我相存在，從我相我所上生起種種執着。生是生非，互相殘殺，造成種種的業。歷代帝王種種爭奪，種種霸業，到頭來還不是一個虛妄不實嗎？古語有云：

「萬里長城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」人生一世縱有百年，轉眼之間就成過去。父母先我而去，不久我們也隨父母而去，一代如此，代代如此，不見有人能長留世間，永遠不死。要知道它還是它，我還是我，執我執人，有何意義？但是好多人至死不悟，爭天奪地，傳子傳孫，不知傳到兒子，家產已經蕩然無存了。人生虛假，那裏有我？

「隨事攀緣，分別六塵」。隨着種種事相攀緣六塵，越多越想多，人心沒有滿足。不知每日三餐雖有珍饈上好美味不過飽腹，大廈千間睡僅一床，貪多何爲？分別六塵，指好的分別自己留下，壞的送給他人。這都是無明妄想，第六意識的作用。

「名爲意識，亦名分離識。又復說名分別事識。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」。

分離識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前六識，六識分緣六塵

，名分離識，亦即前六識，各緣一塵境。「又復說名分別事識」

。事識即種種的事相。分別種種事相，是前六識的作用。

「此識依見愛煩惱增長義故」。我見、我愛、我癡。我慢、四大煩惱隨第七識而生，由見思二惑生前六識。佛學上稱我見是惡見。衆生都以自己的見解爲是，那知所謂我見乃一面的偏見，不是正見。叢林中稱執着我見之人爲坦板漢，坦板漢肩担一板，祇見一邊而不知有其他，執一爲是的又怎能見到物的真相呢。有

見有愛，生種種主見，種種妄想，種種執着。沒有主見是聰明，表示有深度之涵養。可見主見是不能執的。

「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。若證法身，得少分知。乃至菩薩究竟地，不能盡知。唯佛窮了」。

第八阿黎耶依如來識，是由無明不覺而生，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，有第八阿黎耶識。前六識由見愛煩惱而生，也都是因緣所生。

「依無明熏習所起識者」。熏習是無形的力量，能夠感應對方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」。由上文可見無明熏習之力生識，乃指第八阿黎耶識，此理深奧不易了知。既有清淨心，何以生無明，其理既「非凡夫能知」，「亦非二乘知慧所覺」。二乘已成羅漢，亦不知道，因爲羅漢祇了人空，祇知前六識而不知第七第八識。雖斷見思二惑，但不知無明，祇求了脫生死出三界，而不求徹底解脫生死，所以無明仍在。菩薩則不同，一切種智，知道一切法。佛學上最難斷者是習氣，如陳酒瓶、茶壺，其中氣味，不易滌淨。二乘人智慧祇斷見思，而未除無明，可見無明習氣不易斷除。

「謂依菩薩從初正信發心觀察」。菩薩求一切種智，才能了解無明。「從初正信」乃至十信以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三賢位菩薩，發心觀察，觀察乃比觀的意思。若證法身，得少分知。菩薩由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。解深密經云：十地菩薩從初地菩薩起，斷一分無明，顯一分法身，破一個愚癡。無明分分破，法身分分顯，悟法性，證法身。證未窮盡，未能全知，故曰少分。

明，還不能完全盡知，要到成佛的時候，金剛修定，才能斷除生相無明。金剛智前一念無間道。後一念就是解除道。「唯佛窮了」。祇有成佛時，到了如來地，才能將無明完全斷了。

「何以故？是心從本以來，自性清淨而有無明。爲無明所染，有其染心。雖有染心，而常恒不變。是故此義唯佛能知」。

上面講無明熏習，因第八阿黎耶識，是由無明而起。第七末那識也是由無明而起。至於無明如何能斷？以及此理有誰能盡知？論師說「唯佛窮了」。意即不但凡夫二乘不能了知，就是菩薩也只得少分知。「是心從本已來，自性清淨，而有無明」。要知道真如心，從無始以來，根本是清淨無染的，何以有妄心妄境生起呢？原來自性真如心雖然清淨，但同時又有無明。無明染污了清淨心，於是生起妄心。有了妄心，即生種種妄執。楞嚴經云：「衆生心本來清淨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？」因衆生心有了無明，生一切法，生出上述三細六粗。所謂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爲緣長六粗」。是以三細六粗，統由無明生起。上節所講五意，同是由無明生起。無明污染之下，生起染心。染心即虛妄不實之妄心，亦即妄識。所謂八識皆屬虛妄，一切法皆由染心而生，可見諸佛與衆生之分。因諸佛自性清淨心顯現，無明染污心斷除，而衆生則雖有自性清淨心，只因被無明所染，而有染心。「雖有染心，而常恆不變」。無明染污了清淨心，幸而此本來的自性清淨心，常常時恆時不變，於是乎衆生依然能成佛。譬如天上日月爲烏雲遮蔽，但是日月並不變。無明即如烏雲，清淨心則比日月。「常恆不變」。賢首宗有兩句名言曰：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。釋迦牟尼佛渡化衆生，一切隨順衆生，一切隨緣，但隨緣而不變。諸佛自有不變的正見。在不變之中，而能隨緣。真如亦是如此，雖然隨染，而其本體不變。此種道理非平常人所能知。因一方面有清淨心，一方面又有無明，有無明後自性清淨心仍不被無明所染，其微妙處，惟有佛才知道。因佛已斷一念生相無明，故能知無上甚深的妙義。

「所謂心性常無念故，名爲不變」。

何爲不變？因真如心，體上無絲毫妄念。心有妄念就是變，

無妄念就是不變，就是「真心」。衆生身上，無一無妄念者，而且妄念非常之多。衆生妄念多，知見也多，於是境界亦復很多。衆生在無境界時，仍覺得有境界，這都是由妄境中現出。在真如本性自體上，絲毫妄念都沒有，所以說是不變。

「以不達一法界故，心不相應，忽然念起，名爲無明」。

無明妄念，由何而起呢？「以不達一法界故」。一法界即是真如法。真如一法界上，無人相，無我相，無一切相。但衆生不能了達，反而在一法界上起人、我、衆生、壽者相。這種種相，與真如「心不相應」，於是有妄念生起。「忽然念起」，一法界不能通達，虛妄心就生起，一切人、我、是、非，種種妄念，也都由此生起，這就是無明。此節講無明的緣起，道理很深，而衆生也就因此而爲衆生。衆生與諸佛之別，也就在此。衆生有無明，即有妄念，有妄念即有妄境界。無明、妄心、妄境，同一時間而起，無有先後。

「染心者有六種，云何爲六？一者執相應染，依二乘解脫，及信相應地遠離故」。

生滅門中有三段文最爲重要：三細六粗，爲第一段，五意爲第二段。五意講完，現講六染，就是第三段。染心有六種，故稱爲六染。所謂染心即虛妄心，即分別識。馬鳴菩薩解釋煩惱生起，由細而至粗，而斷除煩惱時，就由最粗斷起，最後斷除微細。「云何爲六？」「一者執相應染」。執就是執着，就是妄執。人、我、是、非、執着有我，執着有我所。有人、我、我所的分別。「相應」即指心王與心所相應。唯識論上講「相應」有四種道理，意義很深，在此只能約畧講述。合此四種道理就相應，不合則不相應。第一「執相應」染在六粗之中，屬於執取相，計名字相。計名字相之後，起業相，業繫苦相。在六染上，執相應染爲最粗，執着人、我相，分別人、我，生出入、我境界。起貪瞋癡煩惱與妄想心相應，這種心是染的，名曰執相應染。執相應染，有誰能斷呢？「依二乘解脫」。二乘就是聲聞人、緣覺人，證到四羅漢果，斷除我執，於是了生死，得解脫，超出三界外。二乘人

信相應地遠離故」。「信相應」，乃指三賢位菩薩，（十住十行十迴向爲三賢位菩薩）信心堅定不生動搖。也斷了人我執，與執相應染遠離。於此可見斷除執相應染，要二乘人證阿羅漢果者，和三賢位菩薩才能作到，非凡夫所能辦。

「二者不斷相應染。依信相應地修學方便，漸漸能捨，得淨心地究竟離故」。

不斷相應染，在五意上就是相續識，在六粗上爲相續相。相續識講的是第七執第八識爲我，念念分別，念念執着，相續不斷。「相應」即謂心王與心所，彼此相應。這種妄染心，能所分得甚爲清楚。要到甚麼時候，不斷相應染才能斷離呢？「依信相應地」如上迷能離執相應染，但還不能離不斷相應染。必須「修學方便」。所謂方便就是修六度、四攝、止觀，種種法門，是爲方便法門。一定要修六度萬行爲前方便，然後才能證法性理，於是將不斷相應染，漸漸的慢慢捨離。如蛇蛻殼，其艱難可知。「得淨心地究竟離故」。得淨心地即初地菩薩，證法性理，本來清淨，本來無染。悟到清淨地時，有不可思議的道理。初地菩薩斷除分別法執，不斷相應染執着性，就完全離掉。

「三者分別智相應染。依具戒地漸離，乃至無相方便地究竟離故」。

上面講述，五意中有「智識」，六粗方面則有「智相」。從境界相生六粗時，第一即爲智相，其次爲相續相。「分別智相應染」，即五意中之「智識」，六粗中的「智相」。從虛妄分別識上，分別染淨諸法。第七識分別心執着有我，變成染污心，於是前六識就隨第七識而染汚。在染淨法上執着，有心王心所相應，就是「分別智相應染」。此染有誰能斷呢？曰：「依具戒地漸離」。「具戒地」，菩薩有三聚戒，曰：「攝律義戒」，「攝善法戒」，與「饒益有情戒」。攝律義戒惡法要止，善法要作。所謂止持作持，應止不止，應作不作，則犯戒。菩薩度衆生修戒甚難，是凡一切有情，總要使他得到利益，如此乃可成爲菩薩。如三聚戒不具足，即非菩薩。而且三聚戒必要同時具足圓滿。二地菩薩戒波羅密圓滿，於戒波羅密無所違犯，修至一地菩薩並非容易。

。就是看到毒蛇猛獸，都可令其皈佛。具戒地菩薩，能把分別智相應染漸漸一分一分的離捨。「乃至無相方便地」是菩薩第七地。從二地到七地，五地有相觀多，無相觀少，六地反之，有相觀少，無相觀多。至第七地純無相觀。修無相觀時，還要加種種方便，種種用功，才能現無相觀。無相觀就是觀一切法空。七地菩薩修無相觀，再加種種方便功用，才能將分別智相應染，究竟完全離去。至此染淨諸法執著，才斷除完了。

「四者現色不相應染，依色自在地能留故。」

「現色不相應染」在五意之中爲「現識」，現識能現一切法，頓現一切法。在三細方面，即爲境界相。「現色不相應」，不相應者因有了無明，妄心剛剛現起，尙無心所，心中剛有一點黑點顯起。心王在此時還未分出能所，無心所相應，故曰「現色不相應」。「色自在」乃指八地菩薩而言，能從如幻三昧，於微塵之中現一切身，一切身現在一微塵之中。賢首大師講：「色自在」者，即在三世間色法得到自在。三世間者：一、衆生有情世間，即人生世間；二、器世間，指山河大地；三者、正覺世間，即指成佛之後，覺悟了的境界。八地菩薩在三世間得到色法自在。

「依色自在地」大小不礙，因此能把現色不相應染斷除。

「五者能見心不相應染，依心自在地能離故。」

五意中有業識，業識後爲轉識，轉識者轉爲能見。在三細爲「能見相」。有無明後即有能見相。第五「能見心」，是因無明不達一法界理生出能見相。但此相初生時，心王心所，仍不相應，此種染心就叫作「能見心不相應染」。此種染心要到何時才能斷滅呢？「依心自在地」，即指九地菩薩。到九地菩薩位，能得心自在，才能將能見心不相應染斷除。可見妄染心愈斷愈細，愈細就愈難斷。

「六者根本業不相應染，依菩薩盡地，得入如來地能離故。」

根本業，五意中之業識，「一念不覺生三細」，即無明業相。五意中第一爲業識，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成爲阿黎耶識，就是業識，在三細方面就是業相。「根本業」從不覺無明生出種種業，爲一切根本無明業相。此時才有無明，初成業識，無心所與

之相應，因此曰「根本業不相應染」。這一種「根本業不相應染」何時可以滅除呢？「依菩薩盡地，得如來地能離」。此種微細的生相無明，又曰「一念生相無明」，乃最初的一念。在一念不覺的時候生起無明，而後發生妄見。在無明生妄見之間，還沒有心所與之相應的時際，叫做根本業不相應染。惟有十地（盡地）菩薩，得到如來地才能斷絕。菩薩修到十地時還不能斷一念生相無明，一定要到如來地，如來地就是已竟成佛。如來有金剛喻定，等於金剛王寶劍，非常鋒利。根本智證真如理，將無明斷盡。斷除無明，有「無間道」和「解除道」，修金剛喻定的時候，在無間隔一念之間將生相無明斷盡。到了「解除道」，即成如來，得證佛果。

有無明而有染心，如上所述染心必須一步一步斷滅，染心斷盡即無妄境。

「不了一法界義者，從信相應地觀察學斷。入淨心地隨分得離。乃至如來地究竟離故」。

總結一下；不了達一法界義，心不相應，忽然念起，有虛妄念時，就叫無明。而無明必須慢慢的斷，非一朝一夕可除。斷除無明之道，要從信相應地觀察，學斷。在地前位菩薩，慢慢觀察學習，入到淨心地（即初地）時，才開始一分一分的斷，故曰隨分得離。到如來地，才能究竟離去，將無明完全斷除。

「言相應義者謂心念法異。依染淨差別，而知相緣相同故。不相應義者，謂即心不覺，常無別異，不同知相緣相故」。

馬鳴菩薩論述六染後，重複申說，何爲相應，何爲不相應，可見所具極大悲心。相應義者就是由心生起，必有心所。譬如第六識一生起，就有貪心，是爲心所。貪念是同第六識心王相應而起。「心」即心王，「念」即心所，二者不同。心王爲體，心所不過由心王生起作用而已，故曰心法與念法不同爲「異」。根據染淨的差別，心王緣染法，心所也就緣染法。心王緣淨法，心所也就緣淨法。二者同一所緣，又同一時間緣法，是爲相應。並所知相，與所緣相相同。或者說，心王，心所，所知的法和心所所緣的境一樣。此之謂「相應」。反之不相應者，就是單有心王

，而無心所與之相應，乃妄心生時最初的一念，心所未生，只有心王。就是心在不覺之時，「不覺」就是無明。心所還未起而相應，單獨只有「不覺」，此時微細的很，不易感覺。所謂一念生無明，是最微細最微細的。吾人平時往往於不覺中生起妄念，來無影去無踪。「即心不覺」，也就是生相無明。「常無別異」，常常無有差別，唯有心王生起，沒有相同的知相，也沒有相同的緣相。這就是「不相應」。於是可知上面所講，現色不相應染，能見心不相應染根本業不相應染三種染心，完全屬於第八阿黎耶識。是最微細的，無心王心所之分。

「又染心義者，名爲煩惱礙，能障真如根本智故。無明義者爲智碍，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」。

如上所講；有無明就有染心，有染心就有妄境。染心與無明，究竟是什麼呢？染心就是煩惱，成爲障礙，曰煩惱礙。「根本智」乃「無分別智」能證真如理，無能相，無所相，無一切相，所謂以如如智證如如理。如意不二，如智一體，如此得證真如。如果一有染心，即生出種種妄境界，於是與真如理根本不能相應。真如理上無分別，無相，而妄境界有種種相生起，違乎平等之理。所以染心就是煩惱礙。障礙着真如理。要證真如理，必遠離染心。「無明義者名爲智礙」。智礙就是後得智的障礙。上面所講爲根本智。佛教以根本智證真，後得智了俗。教化衆生，一定要後得智，分別衆生的根機，對某種根機的衆生說某種法。後得智又名世俗智，要把世間法出世間法統統了解，才能對衆生說法，才能使彼等相信。所謂「世間解」，就是了解世間的道理。無明是後得智的障礙，如對世間種種自然的道理不能了解，如何對世間的衆生說法呢？所以佛現不思議業相，把世間道理澈悟以後，能發生妙用教化衆生。染心爲見道的煩惱，而無明則爲修道的惑染，見道的煩惱易斷，修道的無明就不易斷。染心與無明，就是見惑和思惑，思惑是修道所斷，見惑是見道所斷。